

〈論說〉

论中国妖怪研究的现状

陈 昊 旻

摘要：本文旨在通过分析两篇先行研究文献，对中国目前妖怪文化和妖怪学的发展进度进行整理，并试图提出对将来妖怪学这一领域的展望。目前，中国妖怪学仍有很大发展空间的领域，还不是一门成熟的学科。近些年文化产业的发展让妖怪文化通过各种文化产品，在社会上得到了更多的关注，相比之下，日本已经有非常成熟的妖怪学体系，并且正在和中国进行一系列学术交流，中国的妖怪研究可以说获得了较为有利的发展环境。

本文分为三个章节，第一部分以王鑫的《妖怪、妖怪学与天狗：中日思想的冲突与融合》一书为参考，整理了中国在各个时代对“妖怪”这一概念的定义，以及中日两国妖怪学的历史沿革。第二部分以叶璇和周菲菲的《21世纪以来中国的日本妖怪文化研究》一文为中心，叙述目前中国对日本妖怪的研究成果，其中包括文章主要类型分部 and 妖怪学在中国国的进展情况。第三章以前两部分为基础，探讨近年来中国妖怪文化的发展和妖怪学的现状，其中包括陈述对近些年妖怪文化在中国得到的关注，中国妖怪相关文化产品的情况，以及中国出版的关于妖怪的著作和通俗读物。在第三章最后的结论部分，笔者提尝试提出了一些出对今后的研究方向的预想。

关键词：中国；妖怪学；妖怪；中日比较；民俗学

要旨：本稿では、二つの先行研究の分析を通じて、中国における妖怪研究と妖怪文化の現況を述べた上で、この分野の将来の展望を提示しようと思う。現在、中国における妖怪学は、大きな発展余地があり、まだ未熟な学問である。近年、文化産業の発展により、様々な文化製品によって、妖怪文化が社会から積極的に注目されるようになる。これに対して、日本では、妖怪学のシステムはすでに成熟して、中国との学術交流も行われている。中国の妖怪学にとって、現在は有利な環境と言える。

本稿は三章構成となっており、第一章では、王鑫の「妖怪、妖怪学与天狗：中日思想的冲突与融合」という著作を基に、中国における「妖怪」の定義と、中国と日本における「妖怪」の歴史的展開についてまとめた。第二章は「21世紀以来中国的日本妖怪文化研究」を中心に、中国における日本妖怪の研究の現状について、主な論文の種類や中国妖怪学研究的発展空間などを整理した。第三章は第一・第二章を基に、近年中国で注目されている妖怪文化について述べ、中国本土妖怪に関連する著作と入門書を巡って、中国の妖怪文化の現状を論じた。第三章の結論では、今後の研究の方向について、いくつかの展望を提示した。

キーワード：中国、妖怪学、妖怪、日中比較、民俗学

序 论

中国关于妖怪学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初，但一直没有得到安定的发展环境，甚至在20世纪50年代一度几乎彻底中断。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神话学等关于超自然信仰的学术研究重新得到关注，妖怪的研究也再次引起研究者的注意。

妖怪研究在日本目前有更完善的学术体系和数量可观的先行研究内容，并且妖怪文化受众广泛，在上世纪末更是产生了小松和彦教授称之为“妖怪潮流”的社会现象。20世纪末开始，中国文化市场陆续引进日本漫画和动

画作品，其中就包括《犬夜叉》《百鬼夜行抄》这样以妖怪文化为主题的作品，部分中国年轻人对日本这样自成体系的妖怪文化产生了兴趣。日本对于妖怪文化的学术研究也通过学术交流传入，在中国妖怪相关的学术研究获得了研究者们的关注。现在，对中国妖怪进行整理研究的工作十分有必要，而且许多口头传说不再被重视，不再被传承以至于逐渐消失，留给研究者们记录和整理的时间可以说并不宽裕了。

先行研究部分本文主要参考的是王鑫的《妖怪、妖怪学与天狗：中日思想的冲突与融合》一书和叶璇、周菲菲的论文《21世纪以来中国的日本妖怪文化研究》两部作品。第一部详细地梳理了日中两国“妖怪”的概念，以及两国妖怪学发展史，并以“天狗”为案例进行了具体的比较分析。后者着重罗列了近些年由中国研究者发表的，针对日本妖怪的研究，即“他者研究”。结合两篇文章不同的方面，本文希望尝试对今后的妖怪文化研究提出一些展望。

一、王鑫《妖怪、妖怪学与天狗：中日思想的冲突与融合》

本书是基于王鑫先生的博士论文《比较视域下的中日“妖怪”与“妖怪学”研究》为基础改编出版而成。以对中日两国的“妖怪”和“妖怪学”两个概念本身及其历史沿革为中心，进行了大量比较和探讨。

要注意的是在本书中，作者将“妖怪学”作为民俗学领域里的一个单独的学科列出，强调了其独特性和独立性。作者在最后一章（两百页）提及，他认为中国在未来应该将“妖怪学”作为独立学科进行系统化的研究和完善。

本书的构成如下所示。

目录

第一章 序章

第一节 日本的“妖怪热”

第二节 “妖怪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第三节	研究现状述评
第四节	方法论的问题
第二章	中日“妖怪”的概念比较——从思想史的角度
第一节	既有“妖怪”定义综述
第二节	中日古代“妖怪”概念的历史考察
第三节	中日“妖怪”概念的嬗变与融合
第三章	近代中日“妖怪学”的互动——从文化交流史的角度
第一节	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的“妖怪学”研究与中国
第二节	20世纪前半期日本的“妖怪学”研究与中国
第四章	中日“天狗”的异同——从形象与功能的角度
第一节	日本的天狗研究
第二节	中日天狗的形象与功能考
第五章	中日“天狗”的嬗变与融合
第一节	儒教中的中日天狗
第二节	佛教中的中日天狗
第六章	终章
	参考文献
	后记

在第一章作者对中日两国的妖怪学研究室进行了简要回顾，重点叙述了目前两国妖怪研究的现状。另外在序章部分简单介绍了日本社会目前的“妖怪热潮”这一情况，在近近年来妖怪文化带动了本国文化产业和地方旅游产业等，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并且成功进行本国文化对外输出。作者以日语中妖怪的罗马音“YOKAI”代替其他“ghost”“monster”等英语原有词汇在西方研究文献中代指日本妖怪一事作为这种文化输出的成功案例。

第二章则分别列举了中日两国关于妖怪的概念定义变化，以及妖怪种类的划分，并通过思想史学的方法来解释这些发展变化。作者具体地进行了中日之间“妖怪”这一概念的比较。在对于“妖怪”的定义，各个时代各个

国家的研究者对“妖怪”的概念给出的定义间存在差别，同时，文学作品和学术研究之间的“妖怪”概念在研究的时候也需要进行区分。作者认为，要进行妖怪研究，首先应该对作为研究对象的“妖怪”之概念进行更精确的定义。书中列举历代研究者对于中国文化中“妖怪”的定义和分类，指出即使权威的中文词典里“妖怪”的定义仍和“精怪”“鬼怪”还存在混同的情况。

第三章作者回顾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妖怪学”的发展史，叙述了每个阶段的代表人物对中国妖怪研究造成的影响，以及中国妖怪学在自身历史背景下的一些特点。

第四和第五章，作者选择了“天狗”这一妖怪作为案例，比较分析该妖怪的形象和定义在中国和日本的分别演变。在这一部分的开头，作者首先阐述了自己选择天狗作为例子的原因。他认为天狗在日本的妖怪之中具有特殊的地位，不但有数量可观的古代文献、艺术作品等可以作为研究材料，在历来也受到柳田等妖怪研究的权威研究者重视，已累计数量众多的先行研究，以天狗作为切入点研究日本和中国的妖怪形象差异十分合适。

在本章中，作者先对中国的“天狗”这一种妖怪在历史上的变化进行了列举，从“星辰”“云气”“怪兽”“鸟”几种类型罗列了中国史上出现过的被称作“天狗”的存在的变化，并分别举出文献出处。之后以同样的方法列举了日本史上“天狗”的形象，分别是“星辰”“狐状”“气状”“僧人”“鸟状”“魔神状”，同样作者也给出了相应出处。这一章节采取的也是以时间线为线索，先罗列事实案例再进行对比。可以从作者的分类中看出，他认为中国天狗的形象和日本天狗的形象之间至少存在“星辰”“气”“鸟”三种相同的形象种类。但是作者也在第四章最后进行了总结，认为学术界普遍还是认为日本的天狗是和中国天狗完全不一样的妖怪，甚至可以说是土生土长的日本妖怪，但作者本人还是认为日本“天狗”的概念可以追溯到中国文化身上，并且为了证明这个推论而在第五章进行了更加详细的分析，着重在于分析日本天狗为什么会逐渐在内容上发生变化最后变成完全不同的妖怪。在第五章，作者从宗教学的角度，提出日本和中国的“天狗”形象都受到了儒释两方的影响。首先他提出中国儒家思想最早的“天狗”是天象或者说星辰，

体现了天命思想，而这一形象在奈良时期传入了日本。作为天象的“天狗”有政治警示的作用，常被用于训诫君王。而到了释家思想里，在日本，“天狗”变成了具有佛教象征的形象，形象也从异兽变成了半人半鸟，并且出现了于佛法对抗的特征，开始逐渐接近日本现在最出名的天狗的形象。在《今昔物语》中就出现了大量的天狗被高僧降服的故事。实际上日本平安时代前期还出现过“天狗”与“天狐”的概念有过混淆的情况。作者还分析了日本“天狗”的性格来源，他认为天狗的性格与“夜叉”“蚩尤”等形象可能存在关联，并以此证明日本天狗的形象来可以溯源到中国文化。不过作者也指出，日本天狗形象的变容与宗教密不可分，尤其受到了日本复杂的佛教宗派尤其是密宗的斗争，以及政治斗争的影响，而同一时期中国的宗教中道教的影响也逐渐加强（一百九十页），最终“天狗”在中日两国分别发展，最终变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形象。

最后的第六章，是全书的总结。概述了本书在妖怪学研究方面的成果，首先是研究思路方面，进行了有别于日本的研究方法，从宗教学、史学，日本思想史学，史料学，神话学，宗教学等多个角度出发进行考察，并且不仅仅进行中日比较，在一部分研究中也把印度文化纳入了选材范围。其次作者叙述自己发掘了新材料，除了先行研究常用的史书，文学作品外，还参考了《道藏》《大藏经》等先前没有受到非常大重视的材料。第三，作者认为本书解决了一些先行研究未能解决的问题，不光宏观的学科整理，微观方面也以“天狗”为例进行了单个妖怪的比较，取得初步成果。另外，作者提出了中国在妖怪学研究上的一些优势，例如材料记载的丰富，中国长久以来对跨文化交流的宽容态度等，并对未来的中国妖怪学研究提出了展望。他认为应当借着今年日本妖怪文化在中国国内取得的热度，把妖怪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进行更深刻更体系化的研究。

其他更具体的内容，将在接下来的章节进行叙述。

1 “妖怪”概念在中国的演变

(1) “妖怪”的定义及其历史演变

本书首先从中国的妖怪定义开始，作者采用了台湾学者范玉庭的分类方法，将妖怪分成资格类型，并且分别列举了相应历史文献。分别是一、“妖征形”，这类妖怪本体本体可以是现象、事件或物，并且带着政治性的征兆意义；二、“精怪型”，这类妖怪为陈年老物被精气凭依而变成妖怪，作者提出白话小说《西游记》中的妖怪多为此类；三、“异兽型”妖怪，这类妖怪在古代被当做“神”看待，直到清朝被归类为了妖怪；四、“异人型”妖怪，这里则是《山海经》中有人类特征但外表奇异的种族和被认定是“妖怪”的异域居民为例。日本方面，作者则将妖怪分为五种，分别是一、“妖征型”，这里的定义与中国的妖征型妖怪类似；二、“精怪型”，此处亦与中国的“精怪型”类似，不过作者提出了日本妖怪中特殊的种类即由旧物品化成的“付丧神（九十九神）”，三、“异兽型”和四“异人型”的定义也和中国部分相似。和中国不同的是，这里有第五种“亡魂型”的妖怪，即死者灵魂化身的妖怪，尽管在以柳田为首很多学者的定义中“幽灵”和“妖怪”的定义是分开的，但在日本有时亡魂及其衍生的产物还是被视作妖怪中的一类。在这部分作者多次提到了“妖怪”与“神”两者的概念区分，在很多时候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妖怪和神的身份都存在互换现象，特别是柳田国男主张过妖怪是神；堕落而变成的。第二节的部分作者从思想史的角度出发，基于中日两国的思想文化潮流变化来分析“妖怪”概念的改变与融合。在中国的部分作者主要提出“天命思想”“五行思想”“佛教思想”“道教思想”对妖怪概念产生的影响，以及“妖怪”“精怪”“鬼”等概念的融合混同。

“妖怪”一词最早的记载可追溯到汉朝。这一时期的“妖怪”既可以指代以当时的常识无法解释的“事件”，也可以指代产生某种异常的“物件”。而在先秦时期，文献记载中所谓的“妖怪”甚至可指代天变地异的特殊事件，这类事件往往带着政治性的意味，对国家和统治者具有征兆性的意义。最早对“妖怪”的概念进行正式定义的，是干宝所著《搜神记》一书。《搜

神记》对妖怪的定义是“妖怪者，盖精气之依物者也。气乱于中，物变于外。形神气质，表里之用也。本于五行，通于五事，虽消息升降，化动万端，其于休咎之征，皆可得域而论矣。”可以看出这时中国的“妖怪”概念已经开始偏向于指代单纯的“实体存在”，在此后中文语境里“妖怪”一词大多指代有一定实体，并且有一定自我意识的存在。

作者将中国历代文献记载的妖怪划分为四个类型。除了第一种“妖征型”是事件类妖怪之外，“精怪型”“异兽型”“异人型”都为“物”。这一点上中国和日本不同，以十八世纪鸟山石燕的《画图百鬼夜行》为例，其中记载了为数众多的事件类妖怪，诸如“天狗倒”“天狗砾”“小豆洗”等。而到了现代，1979年汉语辞书出版社出版的《辞海》对“妖怪”的解释是“亦称‘妖精’、‘妖魔’。神话童话中的一种精灵，其特征是形状奇怪可怕，有妖术，能害人”。1997年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出版的《汉语大词典缩印本》中将“妖怪”定义为“1. 指怪异反常的事物与现象。2. 就为草木动物等变成的精灵”。《辞海》定义的妖怪是类似于生物的东西，但《汉语大词典缩印本》对“妖怪”的定义则包含了“事件”。

可见直到现代中国对“妖怪”这一概念究竟如何定义，目前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这和中国妖怪研究还不够完善有关，“妖怪学”在中国还未形成完善的体系，也未出现规模较大，较稳定的学术组织，因此没办法选出一个权威解释。在“妖怪是什么”的问题上得出共识，我认为对接下来建立完整的研究体系来说十分有必要。

在这部分可以明显看到作者在上一章节提出的宗教学分析法的运用，以时间线为线索对两国“妖怪”的概念的变容进行了清晰的横向对比。

(2) 妖怪与“魔”“精怪”“鬼”概念的对比

在中国文化里，“妖”和“精怪”的概念最容易混同，干宝的《搜神记》认为精怪指的是老物被精气依附而变成的存在。这个概念有些近似日本的“付丧神（九十九神）”，但在中文语境里“精怪”不仅可以指的物品变成的非人之物，也可以指动植物经过长年修行变成非人之物。可以说“精怪”是最容易和“妖怪”混同的一个概念，在很多书籍和学者的分类中都把两者当

做同一概念，甚至有“妖精”这样包含妖和精怪两者的词。而在本文作者引用的范玉庭先生妖怪的分类中，将这类“精怪”就直接被归类到了妖怪的领域，称之为“精怪型妖怪”。

而“鬼”在中国指人死后变成的存在，可以等同于“魂灵”或“幽灵”，相比“精怪”来说较少和“妖怪”的概念混同。对于“鬼”的定义一般比较清晰，鬼有一个重要先行条件，那就是“死去的人”，尽管有诸“水鬼”“伥鬼”等不同种类，但总体来说都“鬼”本来都是人，人死后得不到恰当的祭祀或心有挂念就会变成“鬼”。另外，“鬼”的概念在日本最接近的是“灵”或者说“幽灵”，两者都是人死后变成了非人之物。

“魔”则是在佛教概念中代指阻碍修行的存在，往往登场于佛教相关故事里，作为修行者的对手存在，扰乱修行者心境。这类存在也相对容易和“妖怪”“精怪”产生混同，例如西游记里的各种动物修炼成的“魔王”，尽管附和“精怪”的条件，但又是作为师徒四人取经路上的障碍而登场，和“魔”的概念有一定相似之处。

在妖怪学兴起的早期，柳田国男提出了“妖怪”和“幽灵”的不同，并提出区别妖怪和幽灵的三大标准，不过这一区别分类的方法在现代也受到了一部分学者的反对，认为其存在局限之处。在中国，《太平广记》中“妖怪”“鬼”“精怪”也是分开进行记载，可见当时它们已经被当做有区别的概念对待。2008年出版的徐华龙的《鬼学》，以及栾保群《说魂儿》《打虱谈鬼录》，也都是将“鬼”作为单独的分类进行研究记载。因此，妖怪学的研究对象到该不该包括这几类非人的存在，也是之后值得继续探讨的问题。

（3）古代文献对“妖怪”的记载

1.1 先秦到元朝文献中对“妖怪”的记录

中国历代各种文献中都存在对灵异体验和怪异生物的描述，先秦时代诸如《山海经》《淮南子》《庄子》等书中，均可找到此类记载。虽然没有明确说种类，但按照现代中国人对妖怪的普遍性认知来说，这些记录的对象都可以被称之为“妖怪”。不过中国大部分关于灵异体验和奇异生物的记载都是散落于各种书中的零散记载，每个撰写者使用的定义和分类都有一些不同之

处，不易统一。

魏晋时期据传为曹丕所著的书籍《列异传》，是中国第一部关于鬼神故事的小说，收录了大量的怪异故事，对之后的灵异故事类的书籍产生了很大影响。到了隋唐，志怪小说兴起，10世纪的《太平广记》中不但整理记载了神怪故事，而且对内容中出现的超自然的生物进行了分类，其中包括“妖怪”“鬼”“精怪”等分类种类，而南宋的《幽明录》也是记述神怪故事的书籍。

1.2 明清时期文献对“妖怪”的记录

在明清时期，关于妖怪的文献记载大多还是以文学作品作为载体，主要也是以故事形式流传，没有出现日本江户时期那样完整的分类考据体系，明末清初小说开始兴盛，瞿佑的志怪小说《剪灯新话》甚至流传到日本，上田秋成将其中一个故事改写为《牡丹灯笼》，并收录在《雨月物语》中，其中主角“牡丹灯笼的阿露”也成为日本后来较为经典的怪谈形象之一。

而清朝出现的志怪小说一部分是文人将民间传说进行了记录整理，这其中以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乐钧的《耳食录》最为著名。不过笔记体小说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没有明确提出“妖怪”的存在，其中只有对“灵异体验”部分的记录。根据小松和彦提出的“现象妖怪”“存在妖怪”“造型化妖怪”的三种分类，这些记载大部分还停留在“现象类妖怪”的阶段，即只记载了某地有有人在某时遭遇了某怪异事件，但往往不会明确说出制造怪异事件的“原因”是什么。另外这类文章，尤其是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其故事内容是带着教化意图的，因此无法排除故事收集者根据自己的主张，对原本流传的内容进行大幅度修改的可能。

另外明朝吴承恩所著的白话文小说《西游记》中，也频繁使用了“妖怪”“妖精”这样的用词，代指剧情中出现的各种非人类存在。不过西游记中的“妖怪”有许多其实是属于“精怪”的范畴，由动物修炼得道变成妖怪。

2 日本与中国的妖怪学

(1) 日本妖怪学的历史

作者在本文讨论了“妖怪研究”的价值和意义，以柳田国男为例叙述了妖怪研究在日本的学术地位。他认为在日本，妖怪研究或者说“妖怪学”有着很大社会价值，通过“妖怪”这一形象作为切入点可以对社会和宗教进行进一步研究。日本妖怪研究可以分为五个阶段，即井上圆了开启的草创期，以江马务等人为代表的转折期，柳田国男为代表的集大成阶段，紧跟其后的低谷期以小松和彦为首的新高潮期。

日本妖怪学之父是井上圆了，井上受到了西方学术的影响，因此他的“妖怪学”对妖怪本身采取了否定的态度，希望通过先进的现代科学，以心理学、哲学、医学等角度解读妖怪这一存在。在井上看来，“妖怪”不是日本固有的学问的范畴，他希望破除迷信，消灭“妖怪”的存在。1893年井上在起著作《妖怪学谈义》里正式确立了“妖怪”和“妖怪学”这两个概念，并在认为妖怪可以分为“真怪”“伪怪”“假怪”。井上的《妖怪学谈义》已经被蔡元培翻译介绍到了中国。井上的主张是使用心理学、哲学等现代科学理论来破除迷信，改变日本国民的精神状态。而当时中国的先进思想家们也正在寻找开启民智，破除旧思想的道路，因此井上的思想得到了当时许多人的重视。在其影响下，中国还以破除迷信为目的出版了《寻常小学妖怪教科书》一书。这一时期“妖怪”是被视作迷信的，应该破除的东西，妖怪学研究主要目的是将其消灭。

然而井上全盘否认“妖怪”存在价值的主张，很快被之后学者提出反对。从石桥卧波开始，日本引入了西方文化人类学观点来对妖怪的存在进行研究分析，到江马务的风俗史学视角解读“妖怪”存在的历史意义，都在对井上的主张发起否认。到了柳田国男的时候，柳田发起了对井上妖怪学的完全否认，承认妖怪研究对于社会学、宗教学方面的重要价值，并且提出了自己独特的民俗学角度的研究方法。柳田的妖怪学开始考虑妖怪和平民信仰的相互关系，并且他对“幽灵”“妖怪”的概念做出了彻底区分。柳田

认为“妖怪”的存在有其特殊的意义，并不能简单视作必须摒弃的迷信，借由研究妖怪可以探究很多社会问题。作者讨论了小松和彦和宫田登的一些创新理念，包括宫田对柳田国男对于幽灵与妖怪区分法，以及他提出妖怪不但与过去的社会有关，也与现代有所关联。在此作者引用了小松和彦《妖怪学入门》一书中部分内容，包括其对妖怪的定义等，并以小松的著作和其建立学会为主，介绍了日本现代妖怪相关研究者的成果。

(2) 中国妖怪学的历史以及日中妖怪学交流

作者也就中国的妖怪研究进行了梳理，在20世纪初受到日本妖怪学的影响，中国的部分学者和文人注意到了妖怪学的意义，在当时鲁迅、周作人等人都受到过柳田主张的影响，尝试以“妖怪”和“民俗学”作为切入点，探究中国的社会和文化所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之道，这种主张得到了当时中国部分学者的认同，并开始了中国自己的妖怪学的摸索。

中国在井上的影响下也一度有一批学者对妖怪学产生了兴趣，在中国当时亟需破除迷信，宣扬新文化的时代背景下，井上的思想受到了欢迎，中国研究者们也一度认为妖怪代表迷信和守旧思想，并希望加以去除。但到了20世纪，日本对“妖怪”的存在价值进行否认的风向发生了转变，出现了肯定其社会学价值研究价值的说法。在柳田的影响下，中国也开始尝试发展民俗学，包括周作人、鲁迅在内许多的人物都做了尝试，并将妖怪和社会联系在一起。作者引用了鲁迅的部分观点，认为鲁迅也尝试从妖怪的身上提出社会革新，思想革新的理念，并借用妖怪揭露当时的国民性问题。作者在张家最后提出，中国的“妖怪学”受到日本的影响最为深刻，因此通过研究两国妖怪学变容，也可以同时看到中日文化交流的一角。

但新中国成立后到上世纪70年代中国的妖怪学基本停滞。后来70年代到80年代，首先是袁珂为首的对于神话的研究重新兴起，其次徐华龙为代表的“鬼学”的出现，90年代后对鬼神精怪的研究陆续出版，21世纪受到日本妖怪文化的影响，中国学者们开始对妖怪学重新重视。作者对这个阶段主要讨论的内容是中国妖怪学未能发展成体系的原因，以及如何进行妖怪学研究的探讨。序论第四章作者叙述了自己的方法论。他认为日本的妖怪学多

采用民俗学的研究方法，以采集民间事例为主要手段，及“田野调查”。而作者主要采用的是文化人类学、神话学以及宗教学研究手段，而在对比具体案例“天狗”的时候则采用了宗教学，思想史学的方法（十八页）。他提议采取以宗教学“纵向描述与横向对比”的方式，对中日妖怪文化的对比进行研究。

尽管中国的妖怪学在五四运动时期妖怪学有了萌芽，但在之后经中国的学术研究条件变得十分艰苦。首先历了连年对外对内的战争，在建国后还未来得及重拾相关研究前，中国国内就变经历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宗教和民间信仰作为封建迷信残余受到了极大力度的打击，有关的资料文献和相关文物都受到的损坏，研究者们也被迫放弃研究工作，妖怪学几乎完全从中国的学术界消失。在这个时期，妖怪相关的文化作品，艺术载体几乎都被当做“迷信”“糟粕”，几乎是被不遗余力地从文化里被排除和销毁，这段历史里损失的文化资料可以说不容易再找回了。

而到了21世纪，中日文化交流逐渐频繁，尤其是民间交流，在日本的文化产品，尤其是动画和漫画产品的影响下对日本文化感兴趣的人逐渐增加。日本文化重回中国人们的视野，逐渐有研究者开始呼吁建立中国自己的妖怪学。然而目前中国的妖怪研究还没有自己的体系，主要的方法还是文献分析，关于妖怪的研究成果很多还是被分类到了文学研究或神话学方面，主要的研究对象也是有文字记载的部分。

小结

本书是博士论文改写而成，因此在逻辑上极其严谨，基本遵照了作者本人在第一章提出的研究方法进行，即采用“宗教学的研究方法”纵向的事件排列和横向对比。采取这种书写方式，读者可以迅速理清历史背景和相关思想理念的出现、“妖怪”形象变化的关系，在脑海中构建清晰的关系网，很多事件之间的关联也可以由此分析并得出结论。

作者按照中日两国“妖怪研究的现状”“妖怪概念的定义、产生和发展”“妖怪学的历史沿革”“以天狗为案例对比中日妖怪学”这样的结构，由

宏观到微观进行比较分析，并在每一处都列出了可以证明自己主张的相关文献。正如作者自己所说，本文在选取文献上也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包括以佛教经典作为研究材料之一，这也许可以突破先行研究以文学作品为主的状况，给后续研究着一种研究思路。

另外，目前中国的妖怪研究大部分停留在浅层，缺少比较深刻而系统化的专著，本书可以说是目前对于中日“妖怪学”发展史以及“妖怪”这一概念研究的最深刻全面的一册，可以为后续研究提供非常好的参考。在本书之前，中国关于妖怪的研究有两个特点，首先以介绍性的文章居多，大部分只是对日本妖怪研究的概述；其次研究重点放在文艺作品中，“妖怪”往往作为文学戏剧等作品里的文化符号被进行分析。除此之外，中日对比的学术性文献也较少，本文的天狗研究可以说提供了一个对比研究的案例。通篇下来，作者强调了“妖怪”的独立性和特殊性，主张将其与“鬼”“魔”等概念进行区分，对这一概念进行更加准确的定义。作者希望将“妖怪学”作为独立的学问研究，本书也多次强调了这种理念，对于中国的妖怪学发展指明了一个方向。

还有就是，在此前中国方面的研究者在进行“妖怪”相关的研究时更喜欢着眼于中国文化对日本妖怪产生的影响，而本书作者则不但谈论了中国对日本的影响，也提及了日本对于中国的一些影响。

从研究方法论上来说，本书采取了文化人类学的角度，通过妖怪的问题来探寻社会和思想方面，这样的研究方式师承于日本的妖怪学，对于中国的研究来说目前还是比较新颖的角度。在之后的研究中或许可以尝试参考本书的角度，以文化人类学和民俗学的视角尝试探索一些新的结论。

这篇论文是目前对于国内研究进度整理总结较为全面的论文，但限于篇幅，大部分内容是依照内容分类罗列目前的研究成果，而未对每种类型的研究进行太多分析评价。此外，对于中国妖怪研究文献并未进行时间线上的整理，因而无法明确看出中国妖怪研究是否存在一个或更多分水岭。实际上在近年的研究中已经出现了以小松和彦“将妖怪研究作为‘人’的学问”的学术理念出发的内容，将这部分新角度的研究和以往的研究分开看也许更适

合。

另外本书基本是以文献调查为主，目前中国妖怪学还是缺少实地调查的材料，大部分都是文献研究为主。有部分内容如当地特有的妖怪传说或口耳相传的灵异体验需要实际进行走访才能获得，并且目前中国的农村地区这些未记录下来的材料可能会越来越稀少。因此，如果在今后的研究中，参考日本民俗学的方法进行更多的田野调查，将实际取得的资料和文献进行综合研究的话会更好。另外，本书选择的妖怪案例是“天狗”，但诚如作者所言，日本的“天狗”概念在常年独立发展滞后已经变成了和中国完全不一样的存在，若想要追究妖怪形象源头的话，选择中日文化中都存在的妖怪里目前形象没有发生太大改变的也许更合适。与天狗的情况相似的还有“鬼”这一概念，在中国和日本“鬼”虽然都能代指怪异，但已经变成了彻底分离的两个概念，因此这类同名但形象偏差过大的妖怪作为比较的例子，研究难度会更大。

另外，本书未涉及妖怪文化的其他载体方面的研究，主要还是关于纸质书籍文献的整理，在之后的妖怪学研究中，将绘画、雕塑、民间艺人口传内容等也纳入研究范围或许可以得到更丰富的研究资料。

总的来说，本文是目前中国妖怪研究中较为深刻全面的一本著作，可以为后续的研究者们提供一个极好的标杆。对于中国方面定义“妖怪”以及如何将“妖怪学”分离独立来说，也提供了思路。在研究方法上也有所创新，我认为这可以为后续的研究者们指引方向，以此为基础进行更加深刻和具体的妖怪方面研究。正如作者提及的柳田国男的理念，妖怪学是有着社会和历史意义的价值的，不仅仅是关于怪异猎奇之物的研究。笔者认为本书对自己今后希望进行的研究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一本著作。

二、叶璇、周菲菲《21世纪以来中国的日本妖怪文化研究》

本文为叶璇和周菲菲于安徽文学2018年第11期，总第424期发表的文章。文中将中国现有妖怪研究的论文按时间顺序和类别进行了列举，并总结

了中国对日本妖怪的先行研究的成果和今后的发展空间。

1 中国妖怪学研究现状

本文将中国妖怪学相关的先行研究分为六个种类。其中包括“研究综述类”，探讨日本妖怪文化内涵的“文化概述类”，“前人思想类”，“特定妖怪类”，“妖怪形象类”，“中日对比研究类”，基本囊括了大部分研究角度。

作者认为目前中国对日本妖怪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依然有很大发展空间，首先缺乏全局观，其次缺乏权威学者，另外还存在领域较为局限、研究成果多为论文而缺少专门著作等问题。结合现有研究具体来说，就是大部分妖怪相关的研究都局限于某个视点，对于学科整体的历史演变缺少整理。另外目前妖怪学的研究多挂靠阿紫文学研究等领域下，专门学者还较少。

小结

本文虽然篇幅较短，但对中国人作为“他者”进行的妖怪研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总结，是一篇有意义的参考文。不过也因为篇幅较短，大部分论文都只列举了标题，没有进行内容的叙述分析而直接跳到结论。

三、妖怪文化在中国的现状

1 中国社会上的“妖怪热潮”

上世纪80到90年代开始，随着日本文化作品的引入，日本妖怪在中国引起一部分人的兴趣。日本关于妖怪的出版物也逐渐作为通俗读物被翻译到中国国内，例如鸟山石燕的《画图百鬼夜行》，上田秋成的《春雨物语》《雨月物语》，小泉八云的《怪谈》等。也有一些虽然年代较近，也和妖怪文化关系密切的文艺作品，小说有京极夏彦的百鬼夜行系列和巷说百物语系列，梦枕獏的《阴阳师》；漫画如高桥留美子的《犬夜叉》，富坚义博的《幽游白

书》，椎桥宽的《滑头鬼之孙》等。这些作品里融入了许多日本妖怪文化，激发了一部分年轻人对日本的民间信仰、妖怪故事产生了探究的兴趣。实际上笔者本人也是以一款日本妖怪为原型的游戏为契机，开始对妖怪文化产生强烈的兴趣，收集妖怪学方面的资料，最后选择了以妖怪学研究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

而在21世纪10年代起，在智能手机的普及，以及网络平台的爆发式增长之下，中国的创作者们也开始寻找本土文化中的“妖怪”作为创作主题，对妖怪文化的重视开始增强，但“妖怪”概念本身并未得到大众关注。日本的妖怪文化真正广为大众所知，也许是在2017年，网易文化购买了日本小说家梦枕貊的小说《阴阳师》的版权并以此为基数制作了手机游戏，该游戏在年轻人之中引发了前所未有的热度，许多本来并不关注动画漫画作品的人也接触了这款游戏，也正是《阴阳师》使得“妖怪”这一小众题材走进大众视野，日本的“酒吞童子”“玉藻前”“大天狗”等妖怪的名字也被更多中国年轻人所知晓。在中国本土妖怪文化基础上的创作方面则有漫画家夏达的漫画《子不语》和绘本《游园惊梦》；2016年在微博平台开始连载，讲述中国妖怪和神仙日常故事的《非人哉》；以山海经为原型的手机游戏《山海战记》等。

另外，在本文写作的过程中，以中国的“妖精”为创作灵感的中国动画电影《罗小黑战记》即将在2020年11月于日本各地电影院上映，或许可以作为一个较成功的妖怪文化创作案例来看待。

尽管这些文化产品中的妖怪造型并非都进行了充足的考据，时常会出现错漏的部分，也有一些部分为了迎合市场喜好而做出了完全不符合原有形象的改动。但不能否认，妖怪相关的文化产品在宣传妖怪文化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妖怪不再仅仅是代表“邪恶”“迷信”的形象，而是被看做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受了到积极正面的关注。这一转变对于妖怪研究来说是很重要的，在先前，尤其是文革时期妖怪相关的文化大多被当做封建迷信，采取的也是抵制的态度，这导致很多记载志怪传说的文献和非物质遗产遭到毁坏。现在社会对妖怪文化的态度转向积极和肯定，对收集保护这些文化遗产来说

是一种相对友好的大环境。

2 目前中国国内的妖怪研究与著作

目前已经有不同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出发发表了相当数量的先行研究，不过对于“妖怪学”这门学科的研究内容并不够。实际上国内目前对小松和彦等处于日本妖怪研究前端的学者的著作介绍翻译还较少，注意的中心点还在柳田国男、井上圆了等较早期妖怪学者身上。这可能与前些年以民俗学角度探寻妖怪和人与社会的关系的研究较少的有关，早起关于妖怪的研究很多还是将重点放在了文学作品领域或者宗教领域。不过近几年这点得到了一定改善，也有许多学者开始重视民俗学的研究方法。

除了学术性质的文章外，中国一些作者也陆陆续续出版了一些针对妖怪文化的介绍类书籍。其中关于日本妖怪的有张小琉的《东瀛百鬼》，王新禧的《日本妖怪奇谭》等。其中，《东瀛百鬼》出版于2011年，是以关于日本妖怪的短故事处以及介绍性文字结合的形式讲解日本的各种妖怪，文字相对通俗易懂，是一本适合爱好者入门的书籍。不过相对来说内容过于浅显，仅能作为简单的介绍材料。而王新禧的《日本妖怪奇谭》是关于妖怪的纯科普书籍，讲述方式相对也比较浅显。另外这本书的内容不仅仅包括妖怪文化，还有许多篇幅是关于《古事记》《日本书纪》的神话故事内容。本书作者同时也从事翻译工作，译有《怪谈》《雨月物语》等日本妖怪相关的书籍。此外中国上海辞书出版社近期整理出版了《民间信仰口袋书》系列，分别整理选取了数位研究者关于民俗学方面的文章，其中分为了妖、精、怪、神、仙分为五个部分。

不过这部分书籍照顾到受众的缘故，内容比较浅显易懂，相对缺乏学术深度，入门作用大于研究作用。这也是目前中国妖怪学研究先行资料存在的问题，近现代的研究性著作缺少，这意味着在讨论同一问题的时候，某些概念上可能缺乏一个统一的解释。

3 展望

中国妖怪研究大部分还是侧重于文献研究，尤其是文学类作品的研究。尽管在研究妖怪文化的时候，中国国内也已经普遍认识到小松和彦为首的日本妖怪研究侧重的是文化人类学和民俗学的方法、角度，重视透过妖怪的形象及其衍生文化来解读社会和人。但目前中国国内，站在这个角度的学者依然不多，大部分研究仍然是着重于妖怪的形象本身。即使有通过妖怪解读当时社会的，也着重于妖怪与宗教、宏观社会环境的关系，而对于妖怪文化和文化与社会的相关性研究较少。

另外，在妖怪研究中，口头传说部分的资料收集不多，很多研究都是基于文献调查得出结果。这部分资料本身已经失传了很多，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和年轻人与祖辈之间的代沟，口头资料的收集将会越来越困难。我认为通过田野调查收集口头妖怪传说是现在可以重点区进行的调查研究的项目。

在妖怪研究方面得出新的结果，首先应该尝试多采用民俗学的角度，参考借鉴小松和彦的研究方法，将妖怪文化与社会和人联系起来，建立两者之间的双向关系。通过社会背景，解释妖怪的形象和传说出现和演变的原因。以王鑫的论文为例，王鑫先生作为有留日经验的研究者，曾经接触过包括小松在内的大批日本研究者，因此他的研究方法也更倾向于日本的民俗学研究，从妖怪延伸到社会和人进行探讨。并且他也把宗教学的内容加入了研究，这是相对少见的角度，在王鑫先生论文的最后，他也提到了今后想将田野调查加入研究方法里，收集那些散落在乡野间的相关记录。将来或许可以更多将妖怪学研究脱离单纯的文学领域，用文化人类学等方法论，结合社会学，心理学领域展开更多的研究。

总 结

总体来说，目前关于中国的妖怪研究依旧处于一个萌芽的阶段，有许多对此抱有感兴趣的学者在进行尝试性的研究，但国内的研究体系尚不完整。现

在中国国内出版的关于日本妖怪的著作，大部分还处于文化概述类和研究综述类，而且领域大多在文学、民俗学等方面，以文献研究为主，田野调查和相关民族志还存在空缺，关于妖怪的研究还不足以独立成一个学术领域。研究内容集中在对“妖怪”本身的研究上，对这个尚未成形的学科本身的研究较少，而且中外对比方面的研究也尚有许多有待深入研究的部分。从研究方法上，之前妖怪相关的研究大部分倾向于文艺作品的研讨，近些年也开始有人尝试民俗学，宗教学的方法，相信在今后妖怪研究应该能结合更多领域，以多种方法展开更全面的研究。

在目前，中国想要建立妖怪学研究的体系，和日本合作是最合适的选择。妖怪学在日本是一门有百年历史的严肃的学问，其学术脉络未曾中断，在历代研究者的努力下日本的妖怪学已经是一门相对完整的学科。中日之间传统文化的关联性很强，但又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发展出了独特的内容，也有许多“天狗”“狐”“姑获鸟”同名但不一定同质的妖怪类型，具有极高的比较研究价值，也可以研究单个妖怪的形象在不同国家之间传播的时候发生的演变。并且，进行中日交流研究也可以互相提供他者视角的研究成果，借此审视关于自己所出身的文化。在现阶段中国可以加强与日方的学术交流，从日方的研究经验学习并补足自身的研究体系。

参考文献

(一) 中文文献 (拼音排序)

1. 著作

- [1] [日] 多田克己著、欧凯宁译《日本神妖博物志》，台湾新纪元社，2009。
- [2] 栾保群《打虱谈鬼录》，南京：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
- [3] 栾保群《说魂儿》，南京：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
- [4] [日] 水木茂著绘·薛倩、刘薇译《图解日本妖怪大全1-6》，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 [5] 王鑫《妖怪、妖怪学与天狗：中日思想的冲突与融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
- [6] 王新禧《日本妖怪奇谭》，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
- [7] 徐华龙《鬼学》，北岳文艺出版社，2008年。

[8] 张小琉《东瀛百鬼》，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2011年。

2. 期刊论文

[1] 叶璇、周菲菲《21世纪以来中国的日本妖怪文化研究》，《安徽文学》2018年11期，总第424期。

(二) 日文文献（あいうえお順）

1. 著作

[1] 相田洋（2015）『中国妖怪学鬼神図譜』集広社

[2] 井上円了（2013）『妖怪学』青空文庫

[3] 宮田登（1985）『妖怪の民俗学』松岳社

[4] 天理大学考古学民俗学研究室編（2017）『モノと画像から探る怪異の世界』勉誠出版

[5] 天理大学考古学民俗学研究室編（2017）『モノと画像から探る怪獣の誕生』勉誠出版

[6] 天理大学考古学民俗学研究室編（2017）『モノと画像から探る怪異の東西』勉誠出版

[7] 鳥山石燕（2005）『画図百鬼夜行全画集』（角川ソフィア文庫）KADOKAWA

[8] 小松和彦（2011）『妖怪学の基礎知識』（角川文庫）KADOKAWA

[9] 小松和彦（2012）『妖怪文化入門』（角川文庫）KADOKAWA

[10] 小松和彦（2015）『妖怪学新考』講談社

[11] 小松和彦（2017）『進化する妖怪文化研究』せりか書房

[12] 柳田國男（1977）『妖怪談義』講談社

2. 論文

[1] 木場貴俊（2020）「国際日本文化研究センター所蔵『諸国妖怪図巻』をめぐる：いわゆる「化物尽くし絵巻」に関する一考察」『日本研究』60, 159-192

[2] 小松和彦（2014）「日本の妖怪観念の基層を考える [要旨]」『日本研究』再考：北欧の実践から」11-13

[3] 高橋綾子（2019）「妖怪に対する社会心理学的手法を用いた探索的研究」『東洋大学大学院紀要』(55), 21-30

[4] 張明軍（2020）「妖怪文化による地域活性化に関する研究：インバウンド観光の視点に基づく」『福知山公立大学研究紀要』（別冊3），151-164

[6] 三浦宏文（2017）「井上円了の哲学と妖怪学の目的：在野の哲学者の真のねらい」『実践女子大学短期大学部紀要』(38), 63-72

[7] 名倉ミサ子（2017）『『百鬼夜行絵巻』に描かれた妖怪と仏教』『愛知県立大学大学院国際文化研究科論集日本文化編』(8), 15-28

[8] 根無一信（2019）「新しい民俗学のための妖怪弁神論：妖怪の存在意義、そして伝承の可能性の条件に関する形而上学的考察」『フィルカル：分析哲学と文化をつなぐ』4(3), 152-226

[9] 渡邊義浩（2015）『『搜神記』の執筆目的と五氣變化論』『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168, 1-31